

瀛孺消闲录

钱歌川散文集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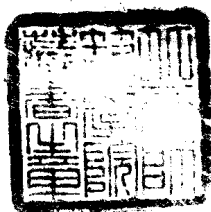
钱歌川散文集

羸孺消闲录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739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北京

997396

责任编辑：杨 培 林

封面设计：刘 锦 予

钱歌川散文集

钱歌川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 \times 1092 \frac{1}{32} \cdot 8 \frac{1}{4} \cdot 169,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社目：105-231 书号：10309-27 定价：1.20元

前 言

纽约是一个繁忙的城市，熙熙攘攘，似乎没有一个闲人，如果有的话，那也许就是我了。

诚然，我是有闲的，因为我老早就被强迫退休，投闲置散。

我虽有闲，但并不属于有闲阶级，不能终日饮酒、赏花，无所事事。

我总得找些事做，用以消闲，于是乎汨汨然如水下滩，如云出岫，杂感、随笔、游记之类，不计工拙地都从笔底流泻出来。

这本小书，就在这种情况下结集而成，而我现正寄寓异邦海上的港市，因题名曰《瀛垓消闲录》。

一九八一年一月 歌川 识于纽约侨寓

目 录

前 言	1
沙洲港度假记	1
重游沙洲港	11
华盛顿的故居	21
费城动物园	29
迈阿密国际民俗节	33
圣马科斯古堡	39
贝壳工厂	47
利埔李博物馆	51
野马岛游记	59
农场采苹果记	65
纽约的今昔	71
纽约的文人	77
纽约的摩天楼	83
美国的虱市	89
美国男人的特权	95
梅勒的新人	101
老年人在美国	107
美国诗坛的新声	115
美国的双职工	129
婚姻关系的式微	137

谈恐惧	143
诗疗初探	151
蒋彝成名的经过	165
石君遗札	171
文人的润笔	185
女为悦己者容	191
漫谈称谓	197
古代女性美及其化妆	205
男人与妆饰	215
三书主义	219
谈玉	225
畅销书与电影	231
睡眠与人生	237
科学小说的展望	241
父母子女	249
追忆丰子恺	257

沙洲港度假记

美国的劳动节是在九月第一周的星期一。一九七七年的劳动节，落在九月五日，从星期六到星期一，有连续三天的休假，即他们说的长周末。我女儿宁娜和女婿同根，又另外从他们个人应有的假期中，拿出一个星期，加在这长周末上，合起来便有十天可以出去度假了。

这次度假的地点，经选定为缅因州的沙洲港(Bar Harbor)。我们原可在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就出发的，因别的事情耽误了两天，延至二十九日下午三时，才离开纽约市朝目的地进发。车子开到新罕布什尔州的边界上，还没有进入缅因州，便已经是晚上九时了。因为当天赶不到沙洲港，只好在此地过夜，待明晨再上路。这地方叫海港口(Portsmouth)，是一个相当大的市镇。我们在州际交通圆环的霍卫祥生汽车旅舍住下。双床的房间每天四十余元，还算公道。这镇上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州营烈酒店，不要付税的，我们预定归途中来此买酒带回纽约去。

旅舍中设有游泳池，是小孩们最高兴的，所以我们安顿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游水。第二天上路前又去游水，所以弄到十一时才离开旅舍驱车北上。下午三时，便抵达目的地的沙洲港了。游憩胜地的旅馆，一般都是很昂贵的，友人今夏去游迈阿密，花了八十元一天的旅馆费，既无别的选择，自然非住不可，我们来的沙洲港，是营地

多于旅馆的，所以我们决定去搭篷帐露营。近年大约是因为住旅馆太贵的原因，经营营地的愈来愈多了。有个沙洲港营盘，一面临海，设于林中，很合理想。但我们去扎营的地方是在岛的最北端，名叫哈德利岬营地。一家人（父母子女）才五块钱一天，每多一人，另加五角。营地上备有连凳木桌，有水有电，可以自炊。附近有厕所和盥洗间，有浴室和洗衣间（自动的）。洗澡一概淋浴，投入二角五分钱，便有十分钟的热水供应。这个营地也有游泳池的设备，供住客游泳，不另取费。入夜我们也可花一块钱买些干柴来，升起营火，取暖驱蚊。

龙虾是缅因州的特产，我们把营盘扎好之后，就去吃龙虾，以当晚餐。那家店子叫作特伦顿桥鲜龙虾出售处，每磅售价二元八角五分，现卖现煮，趁着热吃。在煮龙虾的时候，我们先吃蛤，吃完蛤，热腾腾的七只大龙虾，便送上来了。这一顿花了三十元，比上中国餐厅还贵。

缅因州临大西洋的海岸线，照直线量去，有二百三十五英里，如照锯齿状的海边曲折计算，便有三千五百英里长了。缅因州这种参差不齐的海岸，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有人形容这种蜿蜒曲折，变化多端的海岸，有如谜一般的古代东方的图案。在离奇的海岸附近，还有两千多个小岛，大都无桥可渡，必须乘船前往。

对整个美洲来说，缅因州的海岸是最早被发现的，也是最早被勘探，绘成地图，而殖民定居的。在公元一千年的时候，斯堪的纳维亚人（Viking，八至十世纪时劫掠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显然是到过缅因州的白马岐（Pemaquid），而巴斯克（Basque，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的古老居民）的渔民也

在哥伦布很早以前，就到缅因水域来作业过了。一六〇七年，新英格兰第一个殖民地，就在这儿成立，比清教徒乘五月花船渡来时，还早了十三年。

缅因海岸的形成，是万古以前地壳大变动的结果。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说这儿的海岸是最后冰期达到最高潮时所产生的。那时地面上有两英里厚的冰河，每一英亩地区重达一千四百万吨，把土地压低下去，而弄得紊乱不堪，冰河撤退后便留下缅因州这样一个零乱无比的海岸。

不过在我们今日看来，海岸线愈是零乱，风景就愈加优美。沙洲港成为消暑胜地是没有匹敌的，它又是阿卡迪亚国家公园(Acadia National Park)的总部。所谓阿卡迪亚是以前法国殖民地的名称，位于现今加拿大东南部新斯科舍(Nova Scotia)与新布朗斯威克(New Brunswick)的一部分地方，一七一三年由法国割让与英国。为什么这个国家公园会取名叫阿卡迪亚的呢？原来这公园和其他国家公园有所不同，它以前并非国家的产业，而是后来由私产捐献而构成的，差不多有五百人把私人产业捐献出来，才造成今日这个规模，所以在国家公园中它确是比较小，占地只不过四万一千六百四十五英亩，而且东一块西一块，散乱在私人产业之间，甚至有海湾隔断的。

从前有一个英国人，领有沙洲港对岸的斯科狄克半岛(Schoodic Peninsula)，他有意要把这半岛捐出，以扩展这个公园，只是因为名称不惬意而踌躇了。公园管理局的人很是机警，马上把当时的公园名拉费耶特(La Fayette)，改为阿卡迪亚，便从那英国人手里取得了半岛的产权，使公园的面积又增加了二千英亩。

远在十七世纪初，法国著名的探险家夏普伦 (Samuel de Champlain)，第一次看到了阿卡迪亚公园所在地的小岛，便把它命名为荒山岛 (L'Île de Mount Desert)，因为他看去是一片荒凉。岛上有大小十几个湖泊，岛的大部分土地是属于公园的，此外还有农田、渔村、市镇、游憩胜地、和世外人家。这儿不但有湖，还有山，如凯迪拉克山 (Cadillac Mountain)，便是美国大西洋岸最高的山，高达一千五百三十英尺。我们驱车到山顶去看大西洋上的落日奇观。那时大洋上焕发出红、紫、和黄金的轻淡优美的色彩，海鸥无声地飞向远岛的家去，各处灯火，时隐时现，有如萤火一般。

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建立，就是为着要保存缅因州的一部分怪石嶙峋的海岸，以及岸边的山，近海的岛，那些自然美景。这公园的名称，就使人联想到美国的一部分传统，因为阿卡迪亚在它成为英国乃至美国的以前，原是法国的呢。

在这公园中可供游览的地方很多，现在我们就由总部出发吧。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沙洲港是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总部，人们分明是来游阿卡迪亚国家公园，而偏要说来游沙洲港，因为沙洲港远近驰名，而知道这公园的不多了。

沙洲港是一七九六年建立的，到一八七〇年代才为避暑客所发现，那是波士顿人哈维 (Alpheus Harvey) 在这岛上建造了第一个消夏小建筑两年以后的事。随着就有木造的大旅馆兴建起来，让那些由轮船和火车载来的游客有地方下榻。费城和波士顿的大家巨宅都来此盖了别墅，

以便度假。在一八九〇年那个繁荣的年代中而成为暴发户的人们陆续到来，例如银行家摩尔根(J.P.Morgan)、出版家普利策(Joseph Pulitzer)、航业巨子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皮革大王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汽车大王福特(Henry Ford)、煤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等人都接踵而来，以此为避暑胜地。尤其是最后一位，在此修建了许多英里的道路，又捐出一万一千英亩的土地给阿卡迪亚国家公园。这是沙洲港的黄金时代，而造成它的世界声名。

话虽这样说，实际沙洲港的传奇是从半世纪前的一八四四年开始的。那年，美国画坛哈德逊河派的创始者科尔(Thomas Cole)来到此地写生。他的画吸引了别的画师和作家，也一窝蜂地拥来，他们对此地这种单纯朴素，原始健全的生活，大为欣赏，正如历史家斯特里特(George Street)说的，“也许沙洲港这地方比美国海岸上其他游憩地，更能使人获得朴素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吧。”

沙洲港的市镇虽小，然无所不有，除了吃当地土产的龙虾店外，还有几家很好的餐馆。也有几个画廊，陈列着一些画师的作品。有高超技艺的手工艺者，也都集在此地。沙洲港有好几个清洁阴凉的公园，我们可以在绿茵上或长凳上观海或沉思，以体味闲中趣。

这里有银行，有邮局，也有各种各样的商店。有一家石头店可以把璞玉一般的玛瑙石切成片，在上面绘画。又有一家专售贝壳的商店，海中的螺壳贝类，应有尽有。这儿还有凉鞋制造者，陶器制作者，珠宝设计者，又有旧书

店，当然也有新书店，有健康食物店，有成衣店，有礼物店，总之，除了缺少一家中国餐厅外，无所不有。我们汽车跑了几十英里路才在邻镇的班戈(Bangor)，找到一家“胜利楼”，而且在外面还打出波利尼西亚餐厅(Polynesia Restaurant)的招牌。这是中太平洋的群岛，我不知道它和中国菜有什么渊源。进门才看到中国的对联、圆门等等装饰，又在纸餐巾上标明粤菜。其中雇用五个大厨，生意极好。

在沙洲港和斯可狄克半岛之间的海湾，称为法国人海湾(Frenchman Bay)。湾中有好几个小岛，最近岸边的是沙洲岛，稍离开的为羊豪猪岛，秃豪猪岛，烧豪猪岛，最远的为长豪猪岛等。湾中水深二百九十英尺，夏天来消暑的人，在海湾中划船，或乘轮船游览，海风拂面，水波不兴，是城市人难得的享受。我们以大人二元七角五分，小孩二元购买船票，乘船在海湾中游览一周，来回恰好一小时。

法国人海湾在缅因州海岸上是风光最美的，也是有历史背景的。夏普伦在一六〇四年秋，到达缅因海岸，九月六日渡过法国人海湾。他的到来，开始了一百五十年的法国势力。在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与英国人的战争中，法国兵船埋伏在这海湾中，以便袭击经过斯可狄克岬的英国舰艇。

逛过市镇，又看过海，现在就要去游山了。在沙洲港的南下端，也就是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东部，临大西洋上有一座一千零五十英尺高的山，名叫夏普伦山(Champlain Mountain)。别的山我们都是乘车蜿蜒而上，惟有夏普伦山，因为它有悬崖峭壁，所以要徒步攀登。我们驱车

到山麓，把车停好，便循悬崖山路而上。全程有一又十分之四英里，走不了几步，就遇到从地下凸出来的大崖石，之后就是堆积起来的大块乱石，好象是从悬崖上抛下来的。这些石块愈堆愈高，一直堆到峭壁之下。

我们循着箭头指示的方向攀登，有时得向下走，然后再向上去，这样才可前进。大石块有的倾斜，有的壁立。我们上山不久，在必经的路上，就遇到一个小的峭壁，足有一个半人高，壁上钉有两个抓手的铁杆，壁顶上也钉有一个。我们上有人接，下有人推，鼓足干劲，总算一鼓作气就爬上去了。有的中年妇女试了一下，独自爬不上去，只得放弃，第一关过不了，便谈不到登山了。好些同路人，看到我们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又带着两三岁的小孩，都劝我们不要爬上去，因为愈上去愈陡峭。听到登峰造极的人转来说，实在太辛苦了，到了顶上真希望有降落伞可以下山，免得再费劲爬下。

普通在石块与石块间的距离，两三英尺是常事，有时还要沿着峭壁，在一块高过一块的大石上攀登。总之，这里全无平路可走，箭头指示的路线，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山路，而只是从这块岩石跳到那块岩石，逐步向上爬而已。

我们连爬带走，好不容易才把那些乱石走完，达到半山，上面便是悬崖峭壁了。看指路牌我们才知道刚走了十分之六英里，到山顶还有十分之八英里，老妻已感疲劳不堪，手掌都快要擦破，我们便带了那个不到三岁的小外孙停下不再前进，让年轻人继续登山了。就我个人来说，七十四岁高龄，还有余勇可贾，如果决心要爬，是可以爬上去的。据说这条乱石通路是布兰诺教授（Professor

Rudolph Brunnow) 开发的。他是一个爱好爬山的人，后来从悬崖（但不是我们爬的这个）上失足，掉到公海中淹死了。

依照汽车游览的道路，从夏普伦山再向南行，就可达到黄沙海滩（Sand Beach）。这公园的海岸虽长，但这是唯一的沙滩。我们走到沙滩上，用手舀起一把沙来看，便可发现这“蛙藻”沙主要的成分原是细碎的贝壳。这海水中盐的含量，略等于一加仑水半杯盐，水的温度在夏天也不过华氏五、六十度，水虽够冷，但不能阻止人们下海游泳。附近有一条海滨小径，不到两英里，你如果喜欢沿着巉岩海边闲步的话，这倒是最理想的。

由黄沙海滩再行南下，便是雷鸣洞（Thunder Hole），从石级向海边走去，走到一个有铁栏杆的地方，就可看到下面有一条石崖中的裂口，原是大洋向荒山岛上打成的地洞。如果波浪够大，潮水冲进洞口，填塞起来，水已无地可容时，只好向上冲去。闭在洞中的空气受到压缩，因而产生雷鸣一般的声音。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去游雷鸣洞，觉得名不符实，如果在雷雨后，海上波涛汹涌时来游，便大不相同了。

再往南行就到了水獭崖（Otter Cliff），最南端是水獭岬（Otter Point）。每在东北风吹过之后，巨浪打到水獭崖上，激起几丈高的浪花，颇为壮观。崖高一百一十英尺，上有青松，下有碧海，海上点缀着捕虾浮标，空中沙鸥飞来飞去。当日，夏普伦为水獭岬附近印第安人的炊烟所吸引，而在高潮中扬帆直驶缅因海岸，后来便发现了荒山岛。游客中心的人安排了一个免费导游的节目，要我们在早上八时到水獭岬集合，然后从一条铺满朽木屑的小径，

直达岩石上满长海藻的海滨，由专家来讲解海洋与森林交界处的生物状态。那人采集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海藻给我们看，说它们的特质是根极牢固地抓住海滨的岩石，不至被潮水冲走，叶身极为光滑，可以随波漂动。他又展示各种海产贝类，如贻贝或称淡菜，还有藤壶是附在岩石上的甲壳动物。又有海螺，海葵，海胆，海星等等给我们传观。讲了一个钟头，使我们增加了许多知识。

我们又去了西南港（Southwest Harbor），登上山毛榉山（Beech Mountain）看落日，到这时已经环岛一周了。鹰湖（Eagle Lake）是岛上最大的淡水湖，广达四百五十二英亩，水深五十英尺。湖中有各种鲜鱼，湖水供饮料水用，禁止游泳。环湖有马车道。

我们在驱车游览的途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搭乘我们的便车，原来她是大西洋学院（College of the Atlantic）的学生，经过校门口时下车回校去了。沙洲港的这个高等学府，是以研究生态学为主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课程的核心。寻求适当的方法，以发展思想行为及感觉的习惯，对于配合天天在改变中的世界是有必要的。这个私立学校，是四年制的专科，今年（一九七七）有男女学生一百多名。院址就在法国人海湾上。它常有为公众服务的活动，如公开演讲、诗歌朗诵、画展和电影。附近的居民征得讲师的允许时，可以免费去旁听他们的课程。另有暑期班，任何人可去注册上课。

沙洲港还有一个著名的实验机构，名叫杰克逊研究所（The Jackson Laboratory）。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研究哺乳动物遗传学的机构。我们去参观时，还有一位研究

工作者为我们讲解了一个多钟头。这个研究所成立于一九二九年，经历了三十年代的不景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九四七年沙洲港的大火（研究所也被烧毁），仍能保全至今的，全靠员工的奉献和朋友的支持，因为它一部分的经费是由捐赠而来的。他们每年的费用，达二百五十万元。研究成果卓著，世界知名。

他们基本的研究，是哺乳动物在行为和疾病上的遗传，已得到的线索是：许多病如癌症等，都要或可能都要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他们现有三十七位科学家，有遗传学、免疫学、生物化学、细胞学、胚胎学、辐射生物学、心理学各方面的专家，又有一百多个助手，每天孜孜不倦地在做研究工作。

因为老鼠和人在生理上最为近似，所以他们采用老鼠作为研究的工具。那些在遗传上受到控制的老鼠——近亲繁殖的、混血的、变异的——便是生物医学研究上首要的素材。他们每年培养二百万只老鼠，每天有六千只以上出生。在研究所中每年用作实验的老鼠，也达八十万只，而送到别的研究所或外国去的，每年也有一百万只之多。真是意想不到的呀。我们只知老鼠的为害，未料它也有偌大的用途呢。

沙洲港度假期中，我们游览、参观了以上所描述的这些地方，获得良好的印象。直到劳动节的当天，才拔营离开沙洲港踏上归途，沿路又停下来买东买西，回到纽约寓所已经是第二天的时辰了。

重游沙洲港

相隔不到一年的辰光，我在一九七八年美国国庆的假日里，又得以重游缅因州的名胜沙洲港。这次不止是我们一家人，还有我女儿的同事四家，合共大小有十九人之多，声势浩大。因为时节当令，游客拥挤，旅馆自七月一日起都把房金提高了一倍，好在我们五家是结伴去露营的，营地租金并没有涨价，只是我们熟知的靠近市区的几家营地都告客满，不肯预定，最后找到远在荒山岛西北端，与沙洲港东西对峙的巴卡第亚营地（Barcadia Tent and Trailer Grounds），每家预付十元，定下五个营盘。在七月一日晨，分别由纽约各自的家中出发，向缅因州奔驰而去。高级公路虽平坦畅通，但五百英里的路程也得驰驱十小时，才能达到目的地。正所谓朝发夕至，已经算是飞快的了。现在公路上行车速度，每小时限制五十五英里，因为沿途加油休息，稍有耽误，平均每小时以五十英里计，所以需要十小时。

这家营地也是美国汽车协会所认可的，设备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他们共有二百个营盘，有水电设备的至多七元半一晚，四十七元半一周。无水电的五元一晚，三十一元半一周，一家以四口计算，每人不到二元。营地上有三千五百英尺长私有的海岸。每个营盘有木板钉的桌凳，和烧营火的地方。另有淋浴和卫生设备，盥洗瓷盆。又有儿童